

傾盡積蓄建美術館 義賣作品助災民

懷念朱銘：以快刀和豪邁刻人生

「我是用速度來雕塑，不容刻意，不許別人的影子走出來，我追求快刀，豪邁的感覺。」我多年前曾到朱銘的家訪問他，他的話令我畢生難忘：「如果重新來過，我會當生物學家，讓人有對翅膀在天空飛。」以他寧為玉碎，不作瓦全的性格，走「千山我獨行，不必相送」的路，我不意外，但他的離去，始終如一口難以下嚥的苦杯，滋味複雜。

◆文：潘麗瓊



◆這座美術館是朱銘傾盡畢生積蓄的嘔心瀝血之作。中央社



◆朱銘作品《人間系列－紳士展》去年10月在台灣基隆海洋廣場旁展出。中通社

台灣雕刻大師朱銘4月22日在台北士林區至善路家中輕生，享壽85歲。

朱家門前臨外雙溪，淙淙流水，一花一草，還有吠叫的狗。當時我流連近一星期，看他雕刻太極系列，早晚兩餐都和他家人一起吃，夜裏在星空下花園裏，談他未了的夢想。我想他放下戒心，娓娓道出埋藏心底的小故事。我那次訪問，一如他的雕塑，360度地刻畫人生。我曾訪問他本人，也訪問他太太、兩個兒子，以及協助他30年的經理人張頌仁，還到訪在市郊的朱銘美術館。我想把大師由神壇拉回現實中，還原為一個有血有肉的人。

告別時，他送我一幅國畫墨寶留念。現在到我送他文章懷念已在另一個天空飛翔的他，且讓我以筆為刀，銘刻一個立體的朱銘！

美術館是最嘔心瀝血之作

朱銘個子瘦小，鬚白如霜，語帶閩南口音。拿起筆寫完「立」字，好一會才記起「體」字怎麼寫。他一書看就頭痛。不過，他思想玲瓏剔透。問他，雕刻是否愈少刀愈高？他說：「不，這是技法，不是藝術。」他突然指着我說：「若有智慧的話，就具備藝術家的條件，把自己的東西移開，本性才有空間。」他不信天分，不信靈感，只信誠意和毅力。

朱銘一生最嘔心瀝血的作品是什麼？太極系列？人間系列？都不是。是他把畢生積蓄投進去，連房子也押給銀行，花12年才建成的朱銘美術館。今天已成台灣的文化地標。

朱銘長子朱雋是雕塑家，以石雕佛、豬、石和拉鍊而成名。他說：「我是掛名董事長，想提議把它捐給市政府，但不敢。四弟是家中狀元，本應出國讀博士的，父親反對，要他留下做館長。」朱雋說話滋滋淡淡：「父親很心急，手腳慢點他會罵人的。這也是我不想似他的地方。」父母忙。他4歲才懂講話。反而是雕塑從小看到大，很自然就會。

朱銘的四子朱原利，本是唸機械工程。「美術館佔地27畝，員工近百人，開幕時月月虧損，本應流血不止。但我自小跟父母比較親，這是父親的，不幫，說不過去。」問他最不想似父親的地方，他說：「固執。他從前苦過，一般人懷疑的，他很自信，亦很成功，所以認為自己一定能做到。」

另外兩個女兒，一個經營畫廊，負責銷售父親作品。一個從事兒童美術教育。離不開父親的軌跡，無法逃出他的磁場。

1997年登上巔峰 卻自謙渺小

朱銘在1997年登上巔峰，成為首位作品屹立在巴黎梵登廣場的亞洲藝術家，但在此際，傾盡所有在荒地上建造朱銘美術館。怎料，1999年美術館開幕日，碰上台灣大地震。遊客稀少。支出流血不止。被地震殺個焦頭爛額之際，他卻泰然地把120件約一億元新台幣的作品捐給慈濟基金會義賣，協助地震災民。訪問時，他還不斷勸我：「你為什麼來找我？你應該去找慈濟的證嚴法師，和她相比，我太渺小了！」

朱銘作品的磅礴氣魄，不是來自冰冷的刀鋒，而是來自溫暖的心靈。

如果你以為朱銘刀鋒凌厲，那麼親眼看到朱銘如何雕刻，一定會大感意外。

在工作室，他撫弄着幾吋平方的小發泡膠，揮動一根發熱線。像切牛油，一削一批。在攻鼻的氣味下，幾分鐘內，太極的模型便誕生了。「我會拿去給鑄銅工人翻個模，跟着做。」他望着失望的我說：「雕太極有心理包

袱，因為那是張三豐所創，逃不出太極招式，所以轉造人間系列。」他追求意念的絕對自由，而人生百態最尋常，最沒有「規範」。

「藝術家的作品，是從生命流露出來，所以，他要有自己的思想，完整的生活態度。」他早年以雕牛和關公等成名，因為年輕在鄉間，雞和牛是他生活一部分，閒來則看歌仔戲，歷史人物很自然在腦海中浮現，因身體不好，遵從雕塑師傅楊英風的建議，學太極拳強身。天天練之下，太極雕塑便誕生了。

他認真地說：「畢加索浸淫在情慾之中『是對的』，因為情慾是他的主題。如果我的主題是情慾，也要娶很多老婆。」他笑說，「畢加索很偉大，但他跟我沒有關係。」所以他一路學雕塑，也一路在丟棄，丟棄別人的影子，騰出空間，讓自己的思想壯大。他也丟老師的影子，丟了李金川。他丟老師的，然後連自己的也丟，丟民間雕刻，丟太極……這才有空間創新。

家排第十一 出生而為「乞丐」

朱銘一生最千錘百煉的「作品」，是一隻被刀鋒年復年地雕鑿的手。我輕握一下，出奇地柔軟嗎！「你仔細看，都是傷痕，指頭都斷過，有駁痕。」跟着淡淡地說：「五六歲便隨哥哥到山上放羊，已習慣了滿身傷痕。」朱銘在家中排第11。出生時。母親41歲，「連奶也沒有。姐姐揹着我，打聽哪家生小孩。好給我吃幾口奶。」他笑說，「我一出生便是乞丐！」

「父親是萬事通。孩子都由他接生。他懂看風水，懂開業，會唸經，會做衣服，會刻胡琴，但生得不是時候。大家都窮。」16歲的朱銘，隨媽祖廟雕刻師傅李金川學藝，但朱銘的發問已叫李金川驚訝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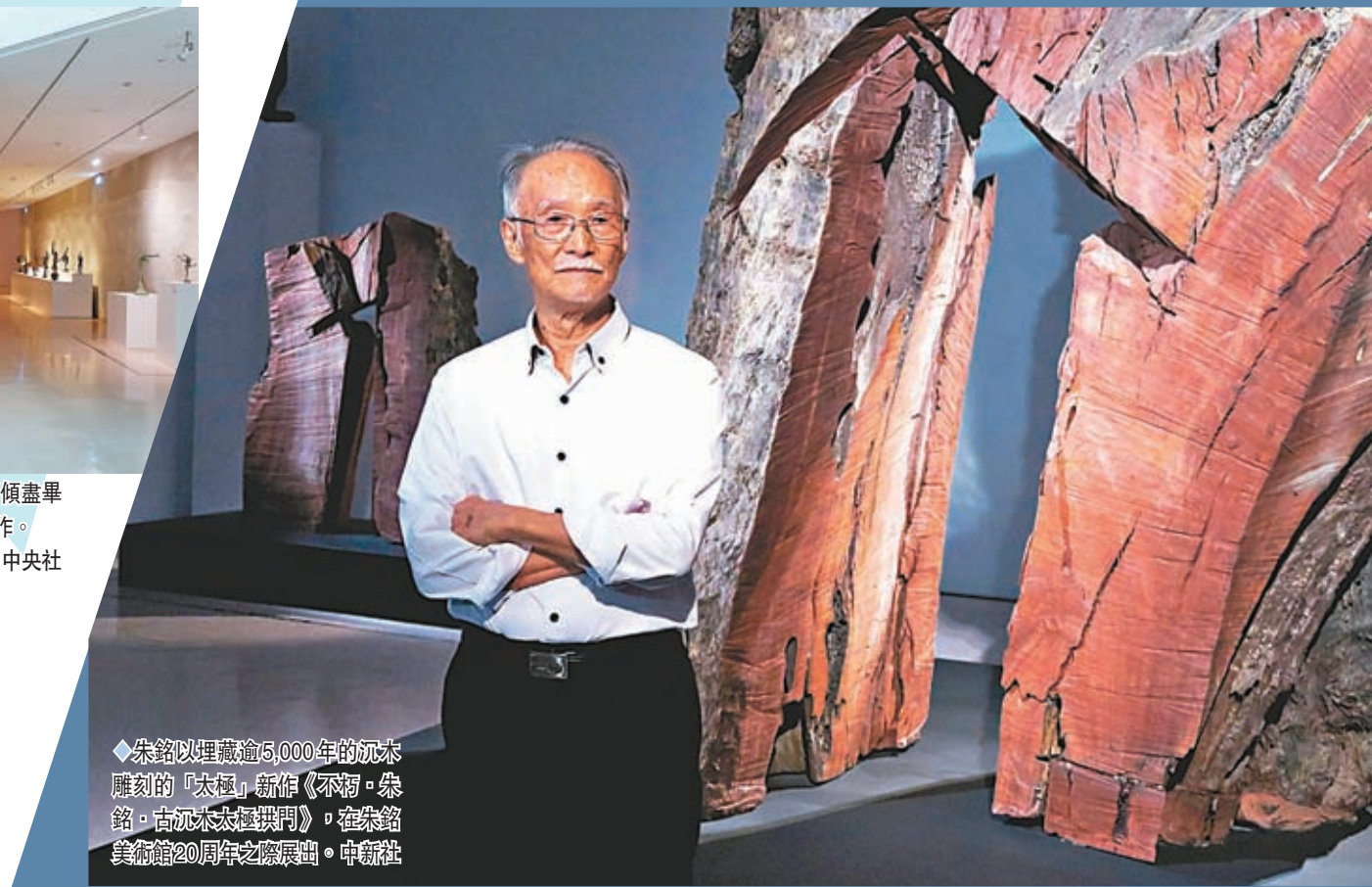
「我問他可否參加展覽？」李金川答：「我們這種東西不可以，像黃土水（日治時期雕刻家），在日本參加了帝國美術展覽會。我找畫報來看，找了老半天，都是楊英風（1926-1997）多些。楊英風最紅，最有名。他的東西我根本不懂，我只想要個最好的老師。」他開始偷偷拍照，什麼水牛、雞、狗，然後照着刻，自己摸索。隨李金川學藝三年後，朱銘經過自立門戶，設館授徒，結婚生子，生意失敗等人生跌盪，唯尋找楊英風的心始終不變。

31歲的朱銘，已是高級雕刻師傅。月薪7,500台幣，五倍於普通師傅，育有四子女，負擔不輕。朱銘慨嘆，賺大錢，穩定的生活，這些開口許多人都過不了。但他有非成功不可的決心，所以四出找人，介紹他予楊英風認識。

「被騙」上台北找名師

「他的學生根本不理我。直至友人簡瑛舜拍胸口說，楊英風？我熟。我帶你去！」朱銘馬上辭工，隨他到台北，簡瑛舜說他根本不認識楊英風。

「他騙我，但騙得好！他若說真的，我不敢



◆朱銘以埋藏逾5,000年的沉木雕刻的「太極」新作《不獨》。朱銘、古沉木太極拱門，在朱銘美術館20周年之際展出。中新社



◆「太極系列」是朱銘的知名作品。中央社



◆朱銘美術館2019年以光雕秀慶20周年。中央社



◆朱銘2014年曾在香港藝術館舉行大型雕塑展，此為「人間系列」彩色人物雕塑。資料圖片



◆朱銘的太極雕刻2014年曾在港拍賣。中央社

去。」朱銘帶了媽媽雕像和為太太雕塑的《玩沙的女孩》去敲楊英風的門。「他熱情親切，把工作放下，泡茶給我們喝，這才是藝術家！」

朱銘告之，找他好幾年了，連工作也辭掉。楊英風很感動，收他為徒，還給他從「朱川泰」改名為「朱銘」。「他說：『你千萬別學得我太多，怕將來沒有你自己。』他懂的通通教你。但他讓我知道我技術那麼好，為什麼我不是藝術家。藝術是思想的東西。」

楊英風教朱銘丟棄。朱銘全家都搬到台北，每早像小和尚般，掃地，泡茶，為他當助手，沒一分錢酬勞。晚上回家後還要授徒，做屏風外銷到日本。11點以後才做自己的作品。他說：「我很累，堅持得很辛苦。」



◆朱銘2011年曾在香港中大發表題為「藝術即修行」的演講。香港中大供圖

朱銘太太：嫁他真慘

一提起朱銘，妻子便皺眉說：「嫁他真慘！」悠悠吐吐苦衷：「他是標了一個會來娶我，嫁入門便負債累累，買菜、買牛奶要借錢。但嫁雞隨雞，我一世都要幫他。」出身工廠女工的朱太覺得丈夫很上進，上進的代價是丈夫一再丟棄金飯碗，追求「藝術」。

她記得朱銘跟楊英風學藝第四年，「有一次，學徒吃甘蔗，10歲長子朱雋也想吃。甘蔗只賣五毛錢。我說好呀！入房拚命找，都無法找到。那刻我很難過。我決心拚命做，不要讓小孩子跟我般辛苦。」

朱雋記不起甘蔗的故事。倒記得媽媽的辛勞。「媽媽四時起床，六時煮早餐給我們，中午煮飯給工人。晚上至午夜還在做。每月運至日本兩大貨櫃的屏風，都由她一個人磨光滑。爸爸的功勞媽媽起碼佔一半！」

學藝七年後的1976年，楊英風用計，把自己在歷史博物館的檔期，以「準備不來」為藉口，讓給徒弟。朱銘說：「他為我吹牛吹得好厲害。」但博物館講明只給予他五天期限。碰巧在展覽對

朱銘前經理人張頌仁如是說

香港漢雅軒畫廊的老闆張頌仁說：「1976年看報認識朱銘。感到終於有個人，從中國傳統品味中提煉出當代藝術的感覺。」1979年，香港藝術中心為朱銘辦展覽。

張頌仁自動獻身當他的經理人，30年來把朱銘推向國際。張說：「朱銘有很大的魄力和毅力，相信的東西會做到底。像開美術館是個瘋狂的想法。他一做12年。」

張頌仁找來畢加索的法國經理人Odermatt為朱銘穿針引線。Odermatt和時任巴黎市長和後來的法國總統希拉克是好朋友。

在他們的支持下，經過三年的籌備，朱銘的太極和人間系列在1997年，屹立在巴黎梵登廣場，以往在此擺展都是頂

面有洪通畫展。二人被捧為「鄉土藝術家」。展品像關公、屈原、同心協力、牛等，大受歡迎。朱銘木刻展由五天，延長至一年，更奠定了朱銘在藝壇的地位。

1977年，朱銘走出台灣，在日本東京中央美術館展出28件木雕的「太極」系列作品。館長河北倫明說，朱銘兼具重量感和動感。日本雕刻家中沒有人像他。1978年，朱銘的《單鞭下勢》被日本箱根雕刻之森美術館收藏，揭開輝煌一頁。

「掌聲對我影響不大，最重要是我自己的下一步。」他言語不通，居然單人匹馬直闖紐約，住在黑人聚居的布魯克林區。「我不知道害怕。我只知道去國際的第一步沒做好，就沒有下一步，因住宅區不許工作，我借了包租的車庫，白天人家上班時，關了開來，鋸、雕。那裏空氣差，又熱，幾個月的生活很苦。」

朱銘拿着作品的幻燈片，逐間畫廊敲門，到第八間，終於有一間漢查森畫廊，願意為他擺展覽。紐約是唯一一個讓新人有機會的地方，但你要進去，就得把其他人打出來，直像打擂台。朱銘自豪地說。

這就是朱銘！

和朱銘合作30年的前任經理人張頌仁回憶說：「1999年朱銘美術館開張後，朱銘決定從公眾視線中隱退，並把現有和未來作品的收益，全數撥歸美術館，他的展覽從此由美術館全權負責。」張頌仁說：「朱銘去世，令我深感難過，他性格堅毅。一旦決定了，便堅持到底，藝術創作如是，結束生命如是，這需要極大的勇氣，這就是朱銘。」